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66
8 June 1989
CHINESE

第二八六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6月8日星期四，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皮克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加拿大

汤姆森女士

中国

王光亚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哈戈斯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马来西亚

哈希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里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斯米诺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

下午3点5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9年5月31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662)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在前几次会议上作出的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我邀请巴林、孟加拉国、古巴、民主也门、埃及、以色列、日本、约旦、科威特、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也门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沙卡尔先生（巴林）、莫胡丁先生（孟加拉国）、弗洛雷斯·普里达女士（古巴）、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巴达韦先生（埃及）、拜恩先生（以色列）、加贺美先生（日本）、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格扎尔先生（突尼斯）、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萨拉姆先生（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富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和津巴布韦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的议程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罗尚拉万先生（阿富汗）、库钱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乌尔德·穆罕默德·马赫穆德先生（毛里塔尼亚）和索可达以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且发言。

弗洛雷斯·普里达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您担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我还要祝贺您的前任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干练地主持了5月份的讨论，尤其要祝贺他代表安理会作出了执行1989年4月20日通过的大会第43/233号决议的努力，该决议明确

“要求安全理事会紧急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以考虑向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国际保护的措施。”（大会第43/233号决议）

显然，我们面对的这种政策不仅企图藐视被以色列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的最基本权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企图破坏他们在这块领土上生存的基础。

我们震惊地注意到，占领当局采取的镇压措施已经加强，导致几十名平民死亡，几百人受伤，几千人被监禁，这种行为违背了最基本的法律准则。那些死亡、受伤和被监禁的人犯了什么罪？难道他们犯了反对自由、把镇压政权强加于全体人民或阻碍别人恢复合法民族权利之罪吗？如果在占领当局眼里，他们是有罪的那却不是因为他们为自由而战、勇敢面对镇压起义的政府采取的行动和为恢复广为侵犯的合法民族权利而斗争。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生活条件的恶化和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有计划进攻，已进行了起义——反对压迫的合法的民众反抗。各国人民早就开始支持与压

迫斗争的合法性，尤其当局压迫者是外国占领者的时候。

在座的那位敢于反对或无视法国游击队、意大利游击队或英勇的俄国游击队抵抗占领他们领土的希特勒军队的活动？这些自由战士追求的自由目标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正追求一目标有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是起义的巴勒斯坦自由战士手无寸铁，他们赤手空拳，只有在长期遭受苦难的土地上从路边、田野上拣起石块和木棍，并袒胸露背地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残酷和野蛮行动，无论老人还是无防御能力的儿童都不能幸免于这些行动。

这就是促使大会通过第 43/21 号决议的力量，该决议谴责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行动和政策，并敦促以色列立即严格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它们还认识到需要向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更大的支持、援助和同情。

这一援助不仅应当用来制止人民正受到的镇压，保证他们最神圣的宗教和文化信念受到尊重，而且还必须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放弃有计划地把他们从所生长的土地上赶走，这一点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按照一项蓄意制定的计划执行的政策中看出，这一计划是，通过利用镇压立法、大规模野蛮拘留、折磨、驱逐和破坏房屋，摧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的决心，加强 1967 年占领的领土现在必须被认为是以色列领土组成部分的错误、歪曲的概念。

这些行动，例如没收和剥夺巴勒斯坦土地，限制水的使用，有计划地剥削巴勒斯坦劳动力、关闭部分被占领土上的学校、通过对商业强加限制改变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贸易格局，尤其是在被占领土上大规模建立犹太定居点，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

由于这些原因，安全理事会必须按照大会提出的要求，通过保护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平民和全面彻底执行《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的紧急措施。现在该是采取这方面实际措施的时候了。现在该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美国——该国一直有计划地

阻碍任何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倡议——停止采取阻碍态度的时候了。

同时，为了永远制止再出现这种可耻、令人不安的局势，并作为在世界这一战略要地实现和平的手段，我们再次强烈要求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要求安理会为此作出最大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拉纳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6月份主席的职务。我们高度珍视你所代表的国家的友谊与诚意。你作为一名外交家的广博经验与技巧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相信你有充分的能力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富有成效。

我也表示我们感谢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令人敬佩地指导了安理会5月份的审议工作。

我国代表团不用在此强调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目前严重的局势。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痛苦地了解该地区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我们在辩论一开始听到巴勒斯坦代表用事实雄辩地向安理会介绍了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痛苦。我国代表团在充分声援在争取自由与正义的合法斗争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推行铁拳政策，恫吓平民，镇压人民起义。

安全理事会应当坚持努力，争取在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范围内找到中东问题长期和平解决的办法，但它眼下的责任是保护在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面对人民自发的反抗，以色列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他们有系统地消灭生命与财产、大规模拘留、集体惩罚、驱逐、关闭学校、经济胁迫和滥用武力决不是需要维护法律与秩序就能解释的。尼泊尔向以色列强调指出，他们如此处理人民起义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正义。

我国代表团十分不安，以色列当局不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滥用武力，已经造成巴勒斯坦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经常用枪支和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践踏了人道主义法则最基本的原则。长期关闭部分被占领土上的教育机构将给一代巴勒斯坦儿童的未来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以色列定居者自民团式的袭击事件的增加以及他们任意践踏村庄、杀害和折磨人民、放火烧房和牲畜的行径给被占领土中仇恨与暴力的循环增添了极为危险的因素。

在这方面必须回顾第465(1980)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提出以色列定居政策给任何争取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带来的严重后果，决定这些定居措施法律上无效。

安全理事会过去多次重申，《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适用于被占领领土。以色列蔑视安理会决定，安理会没有迫使占领国遵守《日内瓦公约》条款，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悲剧性后果。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被占领土上平民的安全得到保障。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回顾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而提出的报告。1988年1月提出的这份报告中有重要建议。安理会现在必须果断行动，保证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我国代表团相信，采取这样坚决的措施对和平谈判解决中东问题的准备工作具有难以估量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毛希丁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是占领的乌云中一丝光明的希望。这一星星之火将在这块被压迫的土地上点燃自由的火炬。巴勒斯坦已不仅仅是一块领土，它是一场事业，一场光荣的事业。

主席先生，在继续发言之前，我先祝贺你出色地主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感到高兴不仅因为伟大的贵国与我国有着最佳的关系，而且我们把你当作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同样，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的工作也应受到高度赞扬。

巴勒斯坦的悲痛日益强烈。它的痛苦因世界袖手旁观而变得越发剧烈。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说明我们时代的价值状况可悲，我们时代的道德令人失望。我们的行为将使后代有理由严厉批评我们这代人未能站起来反对一个侵略者，让它得以在我们称之为文明时代的时代里肆无忌惮地蔑视理性的呼吁。

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已经够惨了。被夺去基本的文化权利，胆敢抗议即遭毒打就更惨。

然而，沉默不等于屈服。骨头被打断不意味着精神也被打破。巴勒斯坦人民不仅仅经得起这种暴政。至少他们能自豪地抬起头来，而他们的压迫者却必须在耻辱中低头。然而，今天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依然可能是被无端毒打、无理监禁、不明驱逐。这样一种状况不能、决不能长期存在。

以色列政府继续对巴勒斯坦人犯下卑鄙可耻的暴孽。它继续放肆地蔑视《1949年8月12日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在被占领土上，人权根本不存在。自从18个月前非武装起义开始以来，已有700多巴勒斯坦人死亡，将近25,000人受伤。我们在纳哈林就此问题开了一次联合国会议。在1954年，纳哈林村是以色列当局残酷屠杀的场地。今年历史悲剧再次重演。我们这一讲坛无法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对我们并无宽慰。

起义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并非仅仅是对迫害作出反应，它也是自豪和人类尊严的表现，表明巴勒斯坦人希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来，而不否认其他人同样的希望。起义并没有内在的复仇，而只是对自由的渴望。难道这个世界连这点也不愿意给巴勒斯坦人吗？

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长期来一直在寻求和平。他们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令人伤心的是，特拉维夫没有对这些姿态作出同样的反应。然而，令人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出现的迹象表明以色列政府面临来自以色列人民的日益高涨的抵制，其中许多人希望制止冲突。

现在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痛苦。和平的道路并非难以寻求。1988年大会第43/176号决议指出了这一点。这个论坛一次又一次地敦促克制，但毫无作用。秘书长在1988年1月21日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特拉维夫对这些建议和其他理智的呼声充耳不闻。

孟加拉国支持起义和巴勒斯坦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巴勒斯坦问题是西亚和全世界危机的核心。我们一向提倡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早日举行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象其他民族，象你的和我的那样的家园。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家园。在他们能够把巴勒斯坦称为家园之前，中东是不会实现和平的。我们在座的任何人都免不了由此受到责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并表示我们相信，你的外交经验，特别是你对眼下审议的这个项目深刻了解将使你能够在讨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目前非常危急的局势时极为顺利地履行你所承担的职责。

我们也要表示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以高水平的职业才干，熟练地主持了上个月的安理会工作。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特尔齐先生的发言以及整场辩论，来自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的消息和新闻媒介为我们提供的消息都表明，巴勒斯坦人不断受到恐怖活动的骚扰，而且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和老人也受到以色列定居者的随意虐待。

占领军的武库中有最现代化的武器、剧毒的催泪弹、塑料子弹和棍棒。当局的这些所谓代表是在以色列的极端右翼团体呼声的驱使下采取行动的。

在占领领土当局的纵容下，由以色列定居者组成的组织和地下团体安然地进行活动。今天巴勒斯坦居民的伤亡数以千计，这是毫不夸张的。

与此同时，特拉维夫正在尽快地采取步骤，要把占领领土的经济同以色列联系起来，并消除具有巴勒斯坦特征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痕迹。

完全有理由断言，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的行径公然违背我们组织的《宪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

正如参加安理会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许多发言者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的这些行动是非常严重的，完全违反了《1949年第四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以及其它最基本的国际法律文书。因此，今年二月提交的其中事实证明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的违法行径的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在以色列激起如此的愤怒，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奇怪。

鉴于最近几天被占领土发生的事件的极端严重性以及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紧急步骤，以便根据今年4月20日大会第43/233号决议的规定确保和平的巴勒斯坦人得到国际保护。

特别紧迫的是，动员所有共同的政治努力，主要是安全理事会的机制以及秘书长的建设性作用，以便扫除目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障碍。我们在国际生活中看到的鼓舞人心的趋势以及过去18个月来的参与为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最关心的是为此目的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最终在中东问题上完全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这方面的另一个证据是，大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第43/176号决议，其中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让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当然也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首先是自决权的基础上参加会议。具体地说，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大会该决议的第5和第6段，其中要求安全理事会考虑如何召开国际会议及如何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另外还要求秘书长继续同有关各方作出努力为这样的论坛做好准备。此外，起义的持续显然提出了必须尽快开始中东和平进程的整个问题。

在整个世界，安全理事会被正确地视为最高论坛和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想到许多例子，包括安全理事会最近在解决十分艰难的地区冲突方面进行建设性促成和平工作的例子。

1947年4月2日，有人建议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大会第2届会议的议程。自那时以来，40年过去了，不止一代的外交家不得不在联合国内外面对这一极其困难的问题。然而，必须说，安全理事会为解开这个难解的结所作的努力迄今未取得任何成功。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安全理事会近年来一直未能甚至通过一项能够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切实可行的决议。

6个月前，秘书长在1988年11月28日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以下列措词描述了安全理事会在实现中东问题解决方面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负有重大和历史公认的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保证彻底审查这一局势，以期采取一个将充分考虑所有各方的关切和安全利益的务实的途径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打算同安全理事会一起从事这一工作。”

(S/20294. 第35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及其成员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职责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以安全理事会成员接受的，并在所有各方利益中保持平衡的任何形式——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和大会有关决议尽快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正如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我们的共同任务是给中东和平一个机会，并使和平今天成为现实。

主席先生，我愿向你保证，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你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指望得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贺美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深信，你的智慧，精干的指导和外交技巧将使安理会工作富有成果。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大使以模范的方式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在起义开始以来的18个月里，安理会多次开会审议被占领领土局势，安理会现在不得不再次这样做。然而，这并不是说，那里的局势依然如故。对那些在占领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逐渐恶化。局势确实变得危急，要求国际社会立即予以有效的重视。

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在抗议以色列推行的吞并和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及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日本政策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反对这些政策。当然，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以色列继续占领这些领土，由于我懂得这些会议是专门审议确保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及对他们的保护这一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必须只限于向安理会成员强调以万分紧迫感处理这一问题的需要。

被占领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引起日本政府的深切关注。日本反对定居者在这些领土上的存在，因此，有关一些定居者擅自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报道更使人们感到深切关注。以色列有责任防止再次发生此类袭击事件。

关闭被占领领土上的学校，包括那些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处办的学校的作法也引起了我们的关切。通过关闭学校，以色列不仅剥夺了今天的年轻巴勒斯坦人的受教育权利，而且使恢复该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变得更加困难。

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平民采取越来越残酷和致命的镇压措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镇压只会引起反应。暴力只会招致暴力。我国代表团在这个和其他论坛一再声明，象在高度紧张和暴力泛滥的任何局势中一样，所有有关各方相互克制是极其重要的，但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必须承担保护它占领地区平民的责任。

在这一方面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各项条款适用于被占领领土，以色

列应履行作为占领国所承担的义务，对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份。安理会在通过第605(1987)和607(1988)号决议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国政府再次呼吁以色列遵守这些安理会决议。

在这场辩论中先前发言的一些代表提到公约第1条，该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尊重并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对公约的尊重。日本充分意识到这一义务，并力图确保履行这一义务。重要的是，作为缔约国，我们都应继续努力，直至以色列承认该公约适应于它占领的领土为止。

同时，我国政府强烈希望安理会能够就所要采取的行动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以稳定目前被占领土的局势并减轻巴勒斯坦人的痛苦。鉴于安理会最近在解决各种区域冲突方面获得成功努力，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当然要求助于它。

最后，我愿重申我国政府的坚定看法：我们需要立即解决的是巴勒斯坦问题，它是造成起义的核心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索可达以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同样，我赞扬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在五月份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工作。

安理会再次审议由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而造成的危险局势。津巴布韦代表团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谴责以色列在西岸、加沙、耶路撒冷等巴勒斯坦领土和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政策和作法。

津巴布韦代表团在其它几次场合——安理会及大会上——也谴责了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野蛮政策和作法。这些政策包括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施用酷刑、打伤和大肆关押青年；殴打和骚扰妇女儿童；把人驱逐出境；实行戒严；侵袭宗教圣地；侵占和毁坏财产；实行集体惩罚——包括拆毁房屋和断绝所有社区的水电等基本设施；关闭学校和大学；并剥夺巴勒斯坦人自由祷告的权利。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侵略行动一直是通过占领警察和军队等行政机构执行的。然而，以色列最近把一个新的和更恶毒的工具加入了对无辜被占者的镇压行动。以色列定居者以治安为名对阿拉伯居民的袭击正在升级。津巴布韦政府一贯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政策，不仅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阻碍了阿以冲突的解决。换言之，旨在改变被占领土人口性质的占领和定居这一对政策，是巴勒斯坦危险局势的直接原因。

以色列作为占领国，起码必须遵守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它必须承认该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并充分履行公约的义务。

安理会对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也负有义务。根据公约第一条，各缔约国“承诺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遵守本公约。”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上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作为联合国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有义务采取步骤，迫使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以结束这种危险局势。

巴勒斯坦人民同所有其它国家人民一样，在自己的祖国中享有合法与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享有自决、民族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

自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起义会议”、以及大会1988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来，巴解组织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倡议。因此，津巴布韦代表团愿重申其观点：即如果以色列积极响应这些建议，并对巴解自全国委员会阿尔及尔会议以来表现的诚意——它已受到国际社会其它国家的欢迎——报以相同的诚意，那么巴解倡议中的重要和大胆的关于建设信任的措施会结出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成果。以色列必须开始与巴解进行对话。

然而，持久和平只能是通过全面解决而实现。这种解决的一些先决条件为：结束以色列侵略和扩张政策；使其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召开有巴勒斯坦以同等资格参加的中

东国际和平会议；以色列遵守安理会和大会的一切有关决议；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我国代表团愿再次重申津巴布韦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并谴责以色列自1967年、尤其是自1987年被占领土上的起义开始以来的政策和作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尚拉万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我们相信，你将以你非凡的外交能力和经验，对联合国这一负有盛誉的机构圆满完成工作给予必要的有效和积极指导。我还愿赞赏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活动。

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以色列以军事入侵和使用武器非法夺取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局势问题。这些领土上不断恶化的局势和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不稳定和军事对峙的局势是以色列坚持继续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的直接结果。

以色列所推行的不负责任的扩张主义政策是为了不现实地建立“大以色列”，此外，以色列为推行该政策还一贯采取野蛮镇压手段。以色列占领军为对付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青年的合法正当起义而采取的过分、不文明和野蛮措施中包括加剧几十年来使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痛苦奴役和侮辱的严峻经历的铁拳政策。

巴勒斯坦人民对这种非人道局面的反应——这种局面是通过不断使用武器和暴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是抵抗侵略者和英勇斗争，重新获得法律上、道义上和历史上属于他们的东西，即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应有的家园、自由和尊严。

表示出包括十几岁儿童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民族意愿的起义是侵略者引发的光荣抵抗的高峰；侵略者坚持其傲慢态度、剥夺巴勒斯坦民族独立、在自己国度内的自由等自然权利，以及人权，包括根据1949年8月12日《战时保护平民日内瓦公约》的权利。因此，起义法律上是合理的，道义上是正确的，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侵略占领国的反应一贯仍然是法律上应遭谴责，道义上可悲，历史上必然失败。迄今为止，以色列阻挠实现中东和平，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有国家的权利的一切努力和倡议。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它加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野蛮镇压，其中包括参加反对占领他们领土和无情剥夺他们最基本人权的合法抗议的巴勒斯坦年青人和儿童。

由于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负有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它们不能允许这种局势继续下去。安理会应行使其法律和道义权力，采取迫切需要的措施，向处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公民提供国际保护。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和儿童一直在受以色列侵略者的任意宰割。现在是安全理事会向他们伸出保护之手的时候了。

我们强调迫切需要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巴勒斯坦人权，减缓被占领领土上人民的痛苦，同时我们仍然希望，安理会将加速努力，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从根源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查恩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希望，在你主持下，安理会讨论的问题将得到解决。

我国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向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表示赞赏，他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

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各位成员给我机会解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今天会议上主题的立场。

巴勒斯坦观察员特尔兹大使在此已经阐述了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继续采取的恐怖措施的范围和根本原因。

如同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所有代表一样，我国代表团十分关切和失望地注意到，与所有国际法准则和无数联合国决议相悖，巴勒斯坦人民不仅被剥夺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该苦难深重的人民的自由愿望正在遭到日趋野蛮手段的镇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绝大多数国家一道坚决谴责对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女和儿童使用暴力；这种暴力手法完全不符合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义务。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是，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正如大会在其1989年4月20日的第42/233号决议中几乎一致要求的那样，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国际保护。

作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充分支持1989年5月10日该委员会主席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的观点，信中指出：

“只有根据1988年12月15日大会第43/176号决议中的原则，通过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才能最终实现真正保护。”（S/20623）

现在加强一切努力，实现这一基本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其它区域冲突的努力表明，只有在平等基础上和联合国决议基础上进行的谈判，只有注重成果的对话和为全面和公正的解决方法进行的联合斗争，才能导致和平。这个道理——及其所有后果——也适用于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冲突。随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的第十九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于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在日内瓦提出的和平倡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谈判解决提供了现实的概念。为把谈判建议变为解决冲突的实际步骤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巴解组织的灵活和建设性方法证明它无条件地准备在区域中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然而，只有当以色列也认真努力确保解决冲突，只有当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在谈判桌边坐下并开始实际工作，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也应当利用其潜力发起开始谈判的筹备步骤。毕竟，国际上广泛同意中东和平会议将为解决冲突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所有感兴趣的各方，包括巴解和以色列，应当在平等基础上参加这次会议。我们也提倡秘书长继续努力争取那次谈判会议的召开。

鉴于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旷日持久，并且也鉴于全世界要求召开这次会议，不应允许这一进程任何进一步的拖延。

今天，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能在侵略和占领政策的膨胀面前袖手旁观。

必须毫不拖延地保障国际法所有准则，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而且，必须最终贯彻巴勒斯坦人民关于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撤出并且允许区域中所有国家获得独立和安全边界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竭尽全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要求被邀请发言，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以色列代表今天上午以戏剧性的姿态拿出一个有图样的信笺记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谋求建立的国家的地图。当然我们仍在用联合国授权的所有文件中的巴勒斯坦地图——我们将继续使用它直至联合国决议中提议的两国确切边界划定和得到国际承认、有关各方共同接受和承认时为止。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应该在谈判桌边帮助我们划定两国的界线和地理。我担心安全理事会迄今为止在这个努力中失败了。但我希望在此重申，直到这些界线划定之前，我们将在所有徽章中使用巴勒斯坦委任地的地图。这是我们将注意的事。

然而有人也许要问：以色列、以色列国的边界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甚至以色列政府看来也不能告诉我们它的边界在哪里。当他们高兴的时候他们把被占领土称作管理领土。但他们在那里的行为如此野蛮、专制和象法西斯。他们说他们要维持法治，不顾他们根据《日内瓦公约》承担的义务。

但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谁现在在以色列当政？现政府实际上是某种混合物。我们看来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而，实际上它被一个真正画了一张地图的政党统治着——我现在把地图给安理会看。这是它的以色列地图。这是一张反映了以色列政府的主要政党之一的野心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以色列国跨越整个巴勒斯坦委任地；它越过约旦河；它包括整个约旦哈希姆王国。也许——谁知道？——他们在这里漏了一点。他们为什么不也把亚伯拉罕的诞生地包括进去？

这就是利库德集团的顶梁柱自由党的地图。

至少我们用的是文明世界接受为巴勒斯坦的地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忠告以色列人醒一醒和放弃他们的大以色列美梦时毫不惊奇。

起草这份地图的党、自由党有一些原则。但首先让我回顾一下，自由党是由所谓的全国军事组织建立的。现在我们都知全国军事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公开呼吁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纳粹分子合作，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在自己的小册子中呼吁与希特勒合作，因为他是他们反对英国人的“共同斗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以色列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顶梁柱。

但是自由党的原则是什么呢？我在此引证“犹太解放运动原则”——这是它现在的称呼：

“(a) 约旦河两岸的希伯莱家园在历史和地理上是一个整体。

“(b) 家园的分裂是非法行为，对犹太人民没有约束力。

“(c) 本代人的任务是统一家园分隔的部分并在上面建立犹太主权。”

等等、等等。

我是否听到过安理会议席边的人问过以色列的边界、原则、野心。另外：任何人是否提出过这几项？然而我们知道一些国家向该政权灌输数十亿美元帮助它扩张——至少到约旦河，以后也许越过约旦河。

地图和与纳粹分子的勾结就讲这些。

以色列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再次说我们写了《盟约》。我们当然写了《盟约》。但我们是在1964年而不是1946年写的。

自由党的这些原则1948年以前就生产了；我们的契约是1964年制定的，是在我们的权利、家园和祖国巴勒斯坦被剥夺18年后对我们所处困境的表达。然而，从1964直至今天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如果你愿意，可以说是我们的议会或国会——是本着实际和现实主义精神采取行动的，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实现和平的需要作出反应。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是根据实现和平的崇高目标，于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和平计划。请注意，这一计划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所有与会者用阿拉伯语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会上没有两种语言。对于声称我们用阿拉伯语说一回事用英语说另一回事的那些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决议是以阿拉伯文本通过的。阿拉法特主席在1988年12月13日向大会发言时公开宣布了巴勒斯坦的这一倡议，当时联合国无法在总部正常工作，不得不转移到日内瓦，因为有人不遵守《总部协定》规定的义务。

尽管如此，我们骄傲地说，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我敢说，只有两个国家除外。我不必在此提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大会第43/176号决议已于1988年12月15日通过，现在仍等待安理会采取行动。

几乎所有发言者——我们当然要感谢他们——都强调必须在联合国主持下实现和平。我们真诚地希望安理会自行召开会议，讨论需要实现和平的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对秘书长的努力作出反应，邀请秘书长确定的冲突六方。

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不断到这里进行指责，有时阐述历史。但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安理会如何履行职责，以确保《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受到尊重，具体地说就是使占领国以色列遵守这些条款和这项《公约》。

我要再次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其代表——暂时作为巴勒斯坦政府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贯愿意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并为之作出贡献。然而，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仍然是阻碍和平道路的首要障碍，甚至剥夺了秘书长作出努力的机会。

阿拉伯联盟成员曾举行了首脑会议，阿拉法特主席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用的是阿拉伯文，我们全国委员会决定用的都是阿拉伯文，让我引用他的发言：

（以阿拉伯语发言）

“按照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前几次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定，尤其按照非斯和平倡议以及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最高级会议的决定，并依照根据国际合法性及国际社会的意愿通过的决定，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在去年12月日内瓦联合国大会讲坛上得到宣布。这一倡议打破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的所有借口，并表明谁希望有公正和平，谁寻求更多的破坏和战争，奴役人民，篡夺自由和民族家园。”

（继续以英语发言）

然而，我们听说以色列人有一项计划。但这项计划是什么？这项计划已遭到以色列人自己的反对，而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则得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一致支持，得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参加其首脑会议的成员的一致支持，并且还得到了国际社会——除了两个国家以外——的几乎一致支持。

今天上午我们听说可怜的以色列不得行使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职责。那么它做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做。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被巴勒斯坦人自己杀害。请允许我再次引证：迄今为止有750名烈士，都是以色列军队或定居者杀害的。我们

有40,000人受伤，我们负责他们的治疗。受伤者中有6,000人残废。有50,000人被拘留，当然有人不得不照顾这些人的家属。成千上万的人逃到山里，因为以色列军队正拼命到他们家去寻找他们。

在经济方面，压力更大。我们都知道，当巴勒斯坦人以廉价劳动力帮助以色列工业工作时，以色列强迫他们带上特别布带、徽章或证件。但人们不得不工作，以求生存；这是他们唯一的活路。挫败改变计划——即消除计划、种族灭绝计划——的唯一办法是留下来工作，不论工资如何，不论手段如何，生存下去，因为人能够生存下去。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要交38种不同的税。似乎无人知道收支是如何平衡的，人民是怎样付税的。当然，如果他们不付，以色列军队就会破门而入，拿走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以抵销债务。

当谈到恐怖时，阁下今天上午提到他出生于1929年——我不知道他出生于何处，他从未提到过。但我于1924年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家仍在那里，我打算回到那里去。但在我记忆中那些年代又是怎样的呢？我记得“犹太匪帮”——他们就是被这样称呼的——在地里埋炸弹，炸死了无辜的人民和收获庄稼的农民，我记得年轻时在广播公司工作时，广播公司被炸成废墟，既使它只不过正在广播儿童节。那些炸弹是犹太匪帮埋设的。我记得莫伊纳勋爵被刺杀。我还记得可怜的“汤米们”——这是对反对纳粹的同盟国部队成员英国士兵的称呼。他们被杀害——被绞死——他们的尸体上尽是与英国作战的军队士兵埋下的爆炸地雷。

我记得大卫王旅馆被炸，也记得第一位和平使者贝尔纳多特伯爵遭暗杀的事件。当我看到杀人犯在白宫受到最隆重的欢迎，在这里也几乎受到同样待遇时心里发寒。

以色列的代表说：“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赢。”

有一个词叫“厚颜无耻”。一男孩来到法官面前说：“尊敬的法官，我杀了我父亲，我杀了我母亲，我杀了我姐姐。请可怜我吧，我已成一个孤儿。”

他的话正是这个逻辑。他没有理由到这些领土上来。他是占领者，占领者就是这种待遇。所以，他没有理由说他受到了袭击。他是侵略者。他在被占领土上本身就是侵略。

随后，他谈到他孩提时代的一位朋友，伦敦的一个大使。但他却没说，杀害这位英国大使的凶手杀人名单上下一位要杀的是巴解驻伦敦代表。他忘了提这一点。他说，他听人们说过1929年的事，他在那一年出生。他还要过几年才有我的岁数，但他永远赶不上。在1929年发生了什么？1929年，邱吉尔重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政策。这一“民族家园”政策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将不能生存与存在，将有一个犹太人家园，那里犹太人有政治权利，而非犹太人团体——请注意，他们占人口的92%，随你称他们非多数或非少数——只有宗教和平民权利。然而在1929年邱吉尔宣布英国决心重新肯定“民族家园”的政策。

当然发生了暴力，英国政府作为托管国派出了一个以一位退休的首席法官沃尔特·肖爵士为首的调查团。肖爵士说：

“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三起，阿拉伯人攻击犹太人的严重事件。在第一次攻击前80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类似攻击的记录。显然，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在过去10年期间和以前有实质性变化。我们在这方面找到了大量的证据。”

让我告诉安理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仅邱吉尔先生再次肯定英国履行《巴尔费宣言》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义务，而且巴勒斯坦人看到，从1920年到1929年，几乎10万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到巴勒斯坦。在1924、1925、1926三年中，至少有6万犹太人移民。6万名移民将使人口过多，人民对如此非自然的人口增长不满。我不想解释为什么这些难民从欧洲移民巴勒斯坦，而不去大西洋彼岸的这块富饶之乡。简单地，有定额，他们不能去。他们希望来这里过好日子，但美国的定额分配制度使他们无法如愿以偿；1924年前，每年有1万人移入巴勒斯坦。然后上升到每年2万。但我们巴勒斯坦人怀疑可能有某还有其他原因。

英国 授权建立了犹太机构。 犹太机构法章： 土地拥有和雇佣条款如下：

“获得的土地将成为犹太人财产…… 犹太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亦如此。”

Keren — Kayemeth 租约草案中写道：

“此（土地）租约还规定，该土地只能由犹太人拥有。”

关于雇工问题的 Keren — Hayesod 协议写道：

“定居者据此承诺……如果他需要雇工，他将只雇犹太工人。”及

“定居者承诺……不雇犹太劳动者以外的劳工。”

这些种族主义的萌芽使我们人民非常不安，在这片土地上阿拉伯工人不能被雇佣，被雇佣的只能是犹太工人。 有人读了1929年的这些话，而依然想要我们巴勒斯坦人欢迎他们。 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计划，以色列现在正在执行该计划。 我们今天上午已经说了，我们不是来这里重新讨论定居点及其实质的问题。 但所有这些都是事情发生的原因。 人们要问为什么1929年早期不发生这事？

这里也有可喜的一面，我相信以色列代表没提到，在希布伦有多少犹太人被穆斯林家庭救存保护下来？ 历史要公正就必须记录这一事实。 安理会听取几乎每一个发言者讲，安理会有义务集中一点：如何保证《日内瓦公约》条款受到尊重；如何保护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直到占领结束，人民能够行使权利——因为，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说，在敌人的刺刀下可能进行选举，那是瞎扯，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联合国作用必须体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着主要的责任，可以发挥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这次会议发言到此结束。 安理会下次会议将在星期五，1989年6月9日上午11时开会，继续讨论该议程项目。

下午5时20分散会。